大學意

中庸意上卷

天命章旨

首節截重道字，以道節爲主。性道教三者，本然之義理。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合而觀之，性道教，道也。戒懼慎獨者，體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體道之效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也、若曰、人之學道而昧於從入者、豈其未知斯道之名義乎、自今言之、人之所以爲性者何謂也、自天有陰陽也、而得之爲健順、有五行也、而得之爲五常、由天命有性之名、而道其統會於此矣、人之所以爲道者何謂也、率其健順之性、而剛柔之道在我、率其五常之性、而庸行之道在我、由率性有道之名、而道其散見於此矣、人知聖人之

有教而所以為教者何謂也因其當行之道而品節之禮樂以
正其德刑政以防其邪而抑其太過引其不及焉由脩道有教
之名而道其裁成於此矣○三句雖平實重道上雖兼人物只
就人一邊說天命指理說氣不過帶言之耳自天之所賦而言
謂之命自人之所具而言謂之性此言道之所從來也人皆錯
認道屬事物不知道由性出蓋性之中萬理咸備臨事時只就
性之本然者發出來便自然有个當然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
者這便是人物所當行可見率其自然者方是道也品乃等級
節乃限制品節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性道之自然本有者
初非有所加損也此言道之所由成也註中人知己之幾句是
推子思立言之意用起處不可講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

是可見道原於天而具於心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苟靜而須臾離之則無以爲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有以累其本體之眞身心不淑事物失所人不可須臾而離也若須臾離之而於身心無所關係事物無所損益則離之可也可離則是外物而非道也若道則決不可離也然則由敎入道之君子當何如而用其力乎敬心常存睹之時固戒愼矣雖其所不睹亦惕然而戒愼畏心常存聞之時固恐懼矣雖其所不聞亦凛然而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者此矣曷嘗有須臾之離哉○此承上敎言正示人以由敎入道之功也不可離是我不可去離他戒愼恐懼是自所睹所聞時用功至此非專指靜時言也戒愼是不忘恐懼是不怠註敬字貼戒愼畏字貼恐懼

常存字雖字亦字要玩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然功固貴乎存養而幾尤切於隱微是故幽獨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動其莫見於隱乎莫顯於微乎是以君子既常戒懼又加謹焉其循理歟則從此而擴充之也其狥欲歟則從此而遏絶之也夫惟戒懼於不睹不聞之時而尤致愼於莫見莫顯之地則存養交盡而無須臾之離道矣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者不在此乎上節戒懼以存天命之性此節愼獨以行率性之道戒懼是靜中主敬愼獨是方動研幾靜中主敬私欲之端不起方動研幾私欲無得而滋蓋戒懼是渾全功夫謹獨又抽出其中切要者而言之耳隱微只是个獨字皆指一念之萌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此正理欲關頭尤是要緊去處故

君子於此尤加謹以致省察也若合上節出了把道也者三句另講下皆承言之上是存天理以制人欲下是遏人欲以全天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道之所以不可離者何哉蓋道不外於吾心心統性情喜怒哀樂即人之性見於日用之閒隨事隨感而異其發者也方其未發無思無爲不偏不倚而天理淵涵斯則謂之中及其旣發據理重輕而施得其宜物各付物而我無所與斯則謂之和不有靜定無以制萬動而使之平不有虛靈無以鑑衆形而裁之當是中者理之所從出也非天下之大本乎時有古今而人之應事皆當順正地有彼此而人之處物皆當合宜是和者人之所

共由也非天下之達道乎中即性而和即情大本道之體達道道之用、是道之體用不外吾心之性情須臾離道則性雜而情乖、本心喪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離也。上二條只言人不可離道、此方言道本不離於人也、未發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其事之可言、四者一無所偏、恰在其中間故謂之曰中、乖違也戾害也無所違背侵害於喜怒哀樂之理也、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而不得謂之中節矣、只就此事處得恰好、則無過不及、是謂和而亦中矣、未發之中、全體之中也、已發之和、一事之和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夫中為大本、君子固當戒懼以存此中、和為達道、君子亦當愼獨以達此和矣、然猶未致也、必也自戒懼而約之云云（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

大本之立日以固而純乎天命之性矣自謹獨而精之云云不然則達道之行日以廣而純乎率性之道矣由是以中感中在天地則覆載不失其常生成不失其職有不位焉者乎以和召和在萬物則人得其所以為人物得其所以為物有不育焉者乎若然則性自我盡道自我行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首句截上是極致之功下是自然之效致字有工夫章句以中和分屬位育者特各推其效耳意則一也

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

君子章旨　首節截上節言君子小人之於中庸有體與不體之異下節推其所以然也全章俱是夫子言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夫人皆具是道體道則存乎人中庸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其體不偏不倚其用無過不及而不外乎日用之常不擇論君子

小人而皆有之者也然惟君子為能體之而小人反是矣。中庸兼體用重在用上中平常故帶着庸字非有二也此君子小人以人言反中庸者小人任其智術作為自有一中庸亦近似乎君子之中庸然一出於私其實與中庸之理相反耳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何也蓋其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是以動有所擇而事皆當可其動不妄動也德固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所以無往而非中也小人之所反以反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妄動心則小人而又無忌憚如此此所以反中庸也。此作推原說不作申言觀註所以字可見君子以德言小人以心言註兩又字正貼本文兩而字戒謹恐懼推高一層說不是貼君子之德也肆欲妄行

正解無所忌憚、不對戒謹恐懼也、首節註中、不偏不倚、未發之中、無過不及、乃已發皆中節之和、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非中、皆非至也、惟中庸之德為至、不容有所加損也、雖人所同得、無甚高遠難行之事、但世教衰、上無建極之君、下無歸極之民、所知所行、非過則不及、鮮能之也久矣、○此以下、中庸俱以用上言、而體在其中、民兼上下、能兼知行、味鮮與久字、有惕然省人意、世教二句、在下章發之、此處恐未可太露、

道之不行章旨　上節言道之不明不行由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下節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由其不察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承上章言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以生稟之異不察之過也中庸之為道也簡而易能夫人皆可行也而人之不能行者我知其故矣由不明故不行蓋知者高明洞達於人之所當知者則以為不足知愚者氣質昏昧於人所當知者又不能知焉以為不足知則以為不足行不能知則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為道也易而易知夫人皆可知明也而人之不能明者我知其故矣由不行故不明蓋賢者苦節勵行於人所當行者則以為不足行不肖者賦質懦弱於人所當行者又不能

行焉以為不足行則以為不足知而不能行者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不明不行人不能明不能行也不行就事言不明就心言知愚等俱就資稟上說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用在我知之矣下方說得過不及意思明白不明不行交互者是知行之相因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然豈道之遠於人哉人自不察焉爾彼道在日用之間猶飲食在日用之間也道之有中猶飲食之有正味也人莫不飲食也但富貴者則恣於欲貧賤者則傷於易皆不暇察矣孰知飲食之正味哉人孰不有是道也賢知者馳於高遠愚不肖者諉於昏愚孰知道（是不察）之中哉此道之所以各任其偏而有過不及之弊也○不察道之中味字對中字人字兼知愚等此節蓋原其生

質之異而進之以學問之功也

道其不行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言道之不行以起下章也不行承上知愚過不及一邊說非總承然不行之端實由於不明也則求斯道之行者當知所明矣夫作疑詞

舜其大知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承上章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可行也引夫子稱舜之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則其知有不周而知亦小矣惟舜也好問於人而言之淺近者亦好察焉求善之不遺

如此察其所言有未善者則隱而不揚於其善者則揚而不匿容善之不隘如此此於善之中其論不同未必皆合於中也則執其兩端孰為太過孰為中而非太過也孰為不及孰為中而非不及也既得其中然後以民之中而用之是能合天下之明以為明所以為大知者此也夫樂取於人既非知者之太過執兩端而以用中又非愚者之不及此道之所以行也。好問好察其惓惓求益之心可見逐句推說出去隱惡則廣大能容揚善則光明不蔽俱重在取善上而人益樂於來告兩端舉首尾以該其中皆是善言但有過不及處耳執兩端如人有功當賞而衆有厚薄之論吾執其論而度以本然之權度如極厚之說是則極厚之說為中極薄之說是則極薄之說為中用中乃用民之中於我非即既施之政事也辨別精而真知中之所在是擇之審直

頭行去而他不足以間之是行之至註中然非在我等句極要緊語。兩端謂衆善不同之極至（非所謂過不及也）譬之武王伯夷叔齊彼武王以紂為可伐而夷齊以紂為不可伐是二者之事其實相反也而要之一以仁民為心一以忠君為心均謂之善而已矣是聖人執是兩端或當武王之時則用武王之中矣或當夷齊之時則用夷齊之中矣是用衆善之中於民也究竟各有過非時其時位則非中豈非過不及乎

人皆曰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人皆曰予知蓋自以為能知禍福之所伏也顧乃驅於至險而莫知避焉是其

心有所蔽也、安得謂之知乎、亦猶人皆曰予知、蓋自以為能擇中庸而守之也、乃能擇而不能守焉、雖有所擇、終非己有、是知有未眞也、又安得謂之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驅者凡事有利必有害、乃自驅之也、擇守中有行的意思、不能期月守、重無眞知上、

回之為人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由不行故不明、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明也、回之為人也、眞知夫中庸之道、散於萬事者、雖無定用而會於一理者、則有定體也、於是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焉而過與不及者、不得而雜之矣、是其擇之也、求以行之也、行之而得一中庸之善於心焉、則服膺弗失、行之而有終矣、是其仁守之學

有以然知及之功豈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哉夫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太過、服膺弗失、則非不肖之不及矣斯道之明、不有賴於是人乎、○二句截、擇乎中庸、是合衆理而擇之精得一善二句、是得至善而守之固、能守邊重、能擇邊輕回之句不要講、一善潤說、是隨所至而隨得也、

天下國家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承上章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夫子嘗言之、以為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徒曰均之而已、則資之近於明敏者、皆能勉力以均之、爵祿人所戀也、未易辭也、然徒曰辭之而已、則資之近於廉潔者、皆能勉力以辭之、白刃人所畏也、未易蹈也、然徒曰蹈之而

己則資之近於果敢者、皆能勉力以蹈之、至於中庸、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道而曰中、則一有所加、即為太過、一有所損、即為不及、非義之精者、不能察其幾、非仁之熟者、不能致其決、惟精惟一、舜之知足以用中也、而天下不皆舜、擇善固執、回之仁可以與幾也、而天下不皆回、天德純全、而非資所能近、養盛自致、而非力所能勉、豈若彼均之辭之蹈之之易能也哉。上三句只引以形中庸之難能、三者就事言、末句就理言、重末句、仁知勇斷不可分配、亦不可入講、觀註亦字、便知非夫子立言之意、三者未必皆偏、而此則主偏者言、可字只期成得事、不問其當理也、中庸另開說、非真不可能、但不若三者之可力而能耳、義精仁熟二句、就平日說、能擇能守、就臨時說、

問強章旨

在抑而強與句截、上南方三句、是先告以強有不同

下皆詳其實也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承上章言中庸不可能、必有待於勇而後能之、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夫子以其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知有德義之勇也、故歷以強探之、。抑而強與而竊下人已常變善擇守意講、更妙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南方之強何如、彼其人有不及也、不問其誠偽而含容巽順以教之、人有橫逆也、不問其是非、而直受之、此南方之強也、蓋南為陽方、體剛而用柔、故生乎其間、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也、是雖囿於風氣、猶近於義理者也、故君子居之、。此囿於風氣而

不及乎中者也、含容訓寬、巽順訓柔、未含字貼首句、忍字貼第二句、含忍而謂之強者、人所難忍、而獨能忍之、是亦強也、一概含忍全從氣稟做出來、故失之不及、此君子與下君子不同、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北方之強何如、衽金革死而不厭此方之強也、蓋北為陰方、體柔而用剛、故生乎其間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也、此固風氣所囿、而純乎血氣者也、故強者居之。此純任血氣而過乎中者也、衽字只是自安安字意、上曰君子之道、此曰強者之事、高下自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夫南北方之強如此、汝之所當強者、乃君子之道、而合乎中者也、君子之強何如、其處人也坦夷平易、可謂和矣、然據理而從

違、而不流焉、夫和易至於流非有以自勝其易流之私不能擇夫和而守夫和也、豈不矯哉其強乎、其處已也、中立不倚夫中立易至於倚、非有以自勝其易倚之私、不能擇夫中而守夫中也、豈不矯哉其強乎、國有道而處達也、則不變其平素而行義以達道、是富貴不能淫也、強哉矯乎、國無道而處變也則不變其平生、而終身以履道、是貧賤不能移也、強哉矯乎、此則得於含函養之素、而超乎風氣之外、安於義理之正、而劑其剛柔之偏、生於而南、不囿於南、生於北而不囿於北、汝之所當強者此也、不當慎所居乎、○故字承上文來、君子就成德者說、以人己窮達作關鍵、四平看、和與中立有道無道皆輕、全在不字上見他強處、勝其人欲之私在強哉矯內、不流等內、有擇守意、非有以勝其人欲之私、則蔽於物而不能擇、奪於物而不能守、此君子

四樣强、任天下國家、可以均則均、遇爵祿可以辭則辭、遇白刃可以蹈則蹈、可以柔則柔、非一於柔也、可以剛則剛、非一於剛也、舜之知、卓然不惑於此、回之仁、毅然不息於此也、學者有如此之强、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乎其能之矣、

素隱章旨　首節是知仁勇之過乎中、三節是知仁勇之不及乎中、三節是知仁勇之得中、皆兼知行說、總見君子之體道、當以過不及者為戒、而以知盡仁至、不賴勇而成德者為的、庶乎中庸之可能矣、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上數章分言知仁勇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道本易知易能者也、深求隱僻、而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而行人之所不能行、是本不足以致譽也、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

有稱述之者、知之過而不擇乎善、非知也、行之過而不用乎其中非仁也、不當强而强、非勇也、吾則寧無所成名、而索隱行怪豈屑為之哉。○述是稱述也、如有為神農意、末綴陷於賢知之偏出來、

君子遵道而 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若夫君子之於道也、循其顯、不趨其所僻、而知其所當知、率其常、不攻其所異、而行其所當行、則能擇乎善而行之矣、然或限於期月之守、阻於服膺之難、是其知之所能至、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吾則有弗知、知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惟學之不厭耳、而豈能已哉。○遵道而行、行因知而有始、是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知因行而無終、是力之不足也、至誠無息、不可用出、弗能已、重勉力上、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遺佚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依中庸以知以行者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則知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吾豈敢當哉、惟聖人生知安行者能之耳、然夫子既自謂不爲索隱行怪、是能依乎中庸、既謂不能半塗而廢、則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雖不自居於聖、實有不容掩者矣、中庸豈眞不可能哉。君子是成德之君子、依乎中庸、是知行無太過、遯世不悔、是知行無不及、依乎中庸、只說得仁知、至遯世不悔、方是知盡仁至勇既即在其中也矣不悔者、惟依中庸以爲知行、眞認得己分內事也、君子且輕講、因有末句在、知盡仁至、正貼末句講、不必另生別意也、皆就自然者說、

費隱章旨　首節論斯道用廣而體微二節是詳著其實三節申詳引詩以足其意、四節總言以結之也。以下至哀公問政九章是第二支、所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君子之道費而隱

命於天、率於性、君子之道也是道也卽物而觀其用、則充周而不可窮、因用而究其體、則密微而不可見、無物不有也、而實無形迹之可見、無時不然也、而實無聲臭之可聞、其費而隱乎。道在天地、無一非君子分內事、故曰君子之道、體用不相離、卽用而體在其中、非費之外復有所謂隱也、費卽率性之謂、隱卽天命之謂、串講不必分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

人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何以見之彼其小有所入而大或有不包外焉體統可觀而內焉空疎無物皆不足以言費也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愚於道宜若無所知也然居室一端彼亦有可以與知焉至於生知之聖人若無不知也及道之全體亦有所不知焉或遠近異地而阻於聞見之弗周或古今異時而病於文獻之無考聖人豈盡知之乎夫婦之不肖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能行焉至於安行之聖人若無不能也及道之全體亦有所不能焉或分有限而無以布綏來動和之化或勢所阻而無以遂博施濟衆之心聖人豈盡能之乎豈惟聖人以天地言之天地至大亦囿於形氣者也故職司有所偏而彼此不得以相兼運化有不齊而感應或失其當可天地亦未不能盡道而人猶有憾也

故君子之道語其全體之大至於天地聖人亦有不能盡則是道也無一物之不包者也通於形氣之表而有形者不足以盡其神運於法象之外而有象者不足以盡其化舉天下之物莫能載之者矣語其一事之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則是道也無一物之不體者也貫徹於幾微而即物有理存之妙兼體於庶物而隨在有靜正之機舉天下之物莫能破之者矣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道其可離乎哉。此言道之費而隱自在其中有所憾以上皆言費故君子四句申其意天地之大也二句大字以道言不以形體言此二句特因聖人不能盡道而更推上一步所以甚言君子之道之費耳故君子故字要緊故君子語大者言君子之道也非言君子去語道也大莫能載合而言之小莫能破分而言之

也、兩夫婦對做天地二句另做末繳道不可離意、在所憾分、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夫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又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豈為鳶魚咏哉、蓋言道之無所不在也、鳶飛戾天、見化育之流行於上、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于淵、見化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所謂大莫能載者、非即此察於上下者之統會乎、小莫能破者、非即此察於上下者之散殊乎、道無不在、何其費也、而所以然則隱矣。此引詩只是次節之意、飛躍處非道、所以飛躍處乃道也、上下察解鳶魚兩句、就說開去、則遠近大小、皆包之也勿専指主鳶魚、化育流行、就物言、引此以明道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形於天地間者、皆天機也、令人有不敢須臾離之心即夫子

川上之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於夫婦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於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夫其費如此、而其所以然者、不得而知也此道之費而隱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起頭、及至盡頭處、則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也、造端無工夫、察字對造端字看、須要收拾上文意思周盡、方得結意、蓋造端處、卽是聖人天地不能盡中分出來的、乃鳶魚各率其性之機括、及至盡處卽是夫婦所能而無不統者、乃盡鳶魚之而、類同率其一性之機括也。讀此章、令人有惕然不敢離道意、蓋夫婦之愚不肖者、且與知與能此道也、而況非愚不肖者乎、聖人生知安行、猶有未盡道

處、況未及於聖者獨可自足乎、天地雖大而於道且有不能、吾身雖微乃備天地而無不足、則所以贊化育、而使天地得其位者、不容已矣、鳶魚率飛躍之性、且有道存、況人為萬物之靈乎、然則道可須臾離乎、

道不遠人章旨　首節作主乃下三節之綱、下三節皆言君子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伐柯節、是言治人之道不遠於人也、忠恕節、言愛人之道不遠於人也、君子節、言責己之道不遠於人也、重不遠人以為道上、道不遠人意輕、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此以其費之小者而言道也、子思引言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謂夫道者、率性而已、切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其原根諸性散於事物當然之理、而其體蘊諸心、易而易知、簡而易從、故常不遠於

人也人能反而求之則道卽此而在矣若為道者厭其人之所能知者卑近也、而求之高遠、以為索隱之知、厭其人之所能行者卑近也、而求之高遠、以為行怪之行、是知其所不必知而非率性之知也、行其所不必行、而非率性之行也、其可以為道哉、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也、○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指衆人說得廣、二為字不同、上為字着力、兼知行下為字無工夫、猶言不足為道也、註率性二字重看、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自其治人者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柯、彼柯長短之法、在我所執之柯耳、然自伐者睨而視之、則兩物之相形、而二體之自別、雖近而猶以為遠也、要之特自伐柯者言之耳、若夫人所以

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故君子之治人也因夫人固有之良知、而敎之知、因夫人固有之良能而敎之行、其人能去夫昏迷之失而知所能知、復其允蹈之德而行所能行、即止不治、無厚望焉、不責之以難知難行也、是知人本有能知能行、可見道不遠人、君子即以人之道治人、可見不遠人以為道、由是言之、治人之道、不遠於人而得之矣、道何遠之有哉。伐柯二句勿講執柯至為遠、是仍詩詞、而反其意以起下以人治人、非釋詩也重以人治人、改而止不甚重、改亦不可輕看、聖人望人必欲人之盡其性、而無一毫之不當其則、然後止也、註若以治人四句、是道不遠人意、即以其人二句、乃不遠人為道意、治人即教人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以愛人言之道之本體涵於心而忠則所以盡此者也道之大用達於心而恕則所以推此者也惟忠則心之所存無不實惟恕則心之所發無不當雖未能與道為一也而天命之性率此焉會之率性之妙率此焉體之而違道不遠矣忠恕何如彼物感之來施諸己而有所不願者此吾之真心也由是以我觀物推己及人而勿施之以所不願者焉是之謂忠恕也而道之所由近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可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忠恕串講皆就心上說恕雖在外而亦心之所發也此題上句虛說下句雖言忠恕之事正所以發明違道不遠之意耳施諸己等事乃恕也而朱子以為忠恕何也蓋其所不願處無一毫虛假便是忠也忠恕盡天下之道推心盡忠恕之事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以責己言之君子之道語其大端有四焉是人所當兼體者其也非惟不盡能乎四者而且一無所能焉何以見之孝者君子為子之道也吾嘗以孝而責子矣反求於己之所以事父者則未能如其責子也忠者君子為臣之道也吾嘗以忠而責臣矣反求於己之所以事君者則未能如其責臣也弟者君子為弟之道也我之所以為弟者未能如其責弟也信者君子交友之道也我之所以先施於友者則未能如其責友也然道不獨私於君子豈敢以之自諉哉彼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

德也吾於庸德而行之以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宣之於口者庸言也吾於庸言而謹之以擇其可行常不足也則益慮其所終而不敢不勉言易至於有餘也則益稽其所弊而不敢盡夫有餘不敢盡則謹之益至言為有實而顧行矣不足不敢不勉則行之益力行為有恒而顧言矣君子之言行如此則吾向之所責於人者皆君子之所備於己者矣豈不慥慥乎其篤實哉某今固未能一也而敢以自諉乎○首二句略分都就夫子身上說所求四項便要含得言行意庸德二句是即其所以自責者而脩於言行之間有所不足三句益自加勉意先施句截上是自責下是自修末補不遠人以為道意

素位章旨　以首二句為主言其安分而無求也二節詳素位而行之事三節詳不願乎外之意四節承上文而結其意五節引

聖言以明之全重道上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天下之無常在者位也無不在者道也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順應無違率履不越以行其所當行自是之而外凡窮通得喪進退予奪屬天與人而非吾分者則安以聽之而未嘗妄有所願焉○此君子要根首章來講如言天命之性已全有以明乎內外之分率性之道已盡有以純乎義命之正是也素位乃目前所居之位居其位而行其道吾願畢矣何外慕哉二句雖有心事之分其實事在此則心在此當作一氣說下暗將順逆常變意抑揚發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所謂素其位而行者何如素富貴而行義以達道爲素貧賤而隱居以求志爲素夷狄而忠信篤敬爲素患難而文明柔順爲是則身之所在道與之俱道之所在心與之安其順也不能有所加也其逆也不能有所損也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素富貴四句言見在富貴則爲富貴之所當爲當爲處即是道非謂道行乎富貴也餘倣此是乃舉其槪下無入字寬推開一步自得不可涉不願乎外之意道者吾心所欲吾能盡是道則吾欲遂矣

一節重事上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所謂不願乎外者何如身在上位則心安於上而不作威以陵下在下位則心安於下而不越分以援上陵下也援上也皆不

正己而求於人所謂願外也求而不得則怨生矣今安上下之分如此則無求於上而上無不我副之嫌何怨也無求於下而下無不我應之非何怨也順適於物我兩忘之天而不平之念盡泯故窮通得喪順乎天而上焉不怨於天也進退予奪聽於人而下焉不尤乎人也○重心上說一直說下勢不容截斷全是一段安分的意思正己句緊承上說不求即不陵不援也無怨由於不陵不援來末二句正詳無怨意陵有徵求狎侮二意援有趨其勢利其有二意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所為順理而置身於平安之地中心無累而聽命於難必之天其居易以俟命者乎若夫小人則騁其私智以行傾險之途而不能居易也思出其位以求苟得之幸而

不能俟命也豈可與君子同語哉。故字承上二節來、居易應素富貴節、俟命應在上位節、居易俟命不平、相帶講、易非位也、對險字看、如素富貴則富貴中有坦夷當行之道、乃安穩地也、上句重、小人句輕、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夫君子所為如是、蓋惟有見於道之在我者耳、不覩孔子之言乎、以為射一藝之微也、而其立心亦有似乎君子之道焉、何則、賓射而失諸正、大射而失諸鵠、皆反求諸身、以為內志之未正、外體之未直、弓矢之未能審固也、而初不怨勝己者焉、夫射者之立心、其與君子之行有不得而反求諸己者、不有似乎、即是觀之、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豈不信哉。首句略斷、不可多講、失諸以下、正言射之事以見之也、但只以射意講君子繳

處見之素位二句意、又當作子思口氣補出、此節總結上意非
專結正己而不求於人也

行遠章旨　首節截首言君子進道之有序、下二節分言以明其
意。此章明費之小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君子進爲之道、自知之始、而漸進於知之極、自行之始、而漸進至
於行之極、由近而及遠也、由下而及上也、辟如行遠必自邇者
乎、蓋近者遠之積也、而求之於近、固所以致夫遠也、天下容有
舍近而能遠者哉、辟如登高必自卑者乎、蓋卑者高之漸也、而
求之於卑、固所以幾於高也、天下容有舍卑而能高者乎、入道
者烏可以躐等爲哉。君子之道、就說進爲有序意、不可講在
之道下、夫道有高遠有卑近、高遠卽聖人之道、卑近卽始學之

事此求道者所以自卑邇始也

詩曰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果何以見其然哉且舉一事言之詩曰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如此自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夫所和者不過妻子而已所宜者不過兄弟而已未及於父母也夫子乃讀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為事之卑邇而以順父母為高且遠也必能和之宜之而後父母順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宜爾室家申兄弟二句樂爾妻帑申妻子二句父母其順矣乎內亦自有个道理非是和妻子宜兄弟即是所以順父母也觀註行

遠自邇二句可見蓋遠處亦須行得方到未有止自邇而遠即到者也當體認

鬼神章旨　首節贊鬼神爲德之盛二節言其實三節言鬼神體物不遺之驗四節引詩以著其體物之驗五節則推本其所以盛也。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道雖妙於無形而用實彰於有象觀道者亦觀之鬼神而已是鬼神也以二氣言則分陰分陽而對待之體以立以一氣言則根陰根陽而流行之用以神其爲德也混淪闢無方而有以爲造化之樞紐變化無窮而有以爲品彙之根柢何其盛矣乎。鬼神說得廣凡天地間皆有鬼神此處不必多講要含體微而用廣及合散大小意註天地之功用天地覆載於上下而其中許

多屈伸往來皆鬼神之爲也非鬼神不能成个天地故曰天地之功用也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鬼神是其迹也二氣之良能鬼神之能屈能伸能聚能散能往能來皆非安排者故曰良性情功效不可用出觀猶字可見鬼神即認作陰陽看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何以見之隱焉而或淪於無顯焉而或滞於有皆不足以言德之盛也鬼神則屈伸無象雖正目以視之而弗見也闔闢無端雖傾耳以聽之而弗聞也夫不見不聞若至隱矣然蘊於無形者妙發見之機而泯於無聲者彰造化之用故物之始也不自始也陰陽之合爲之也蓋所謂精氣爲物非是無以爲始矣物之終也不自終也陰陽之散爲之也蓋所謂游魂爲變非是無以爲終也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德之盛何如哉

○此正言其爲德之盛也、上是言其體之微、下是言其用之廣、不見不聞、即是體物之妙用不可見聞也、非有二事、一節總承方見盛意、體物須將鬼神作主、物作賓、鬼神雖無形也、而實有以形天下之形、且併其形而形之、雖無聲也、而實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聲之、此用在過接處、此節雖兼費隱說、要知隱在費中、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所謂體物不遺者、蓋嘗驗之於祭祀矣、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潔其內、而心志不敢以不一、盛服以齊其外、而威儀不敢以不謹、於以承祭祀焉、斯時也、精光浮動、英爽昭明、本非有在上也、而洋洋乎如在其上、本非有在左右也、而洋洋乎如在其左右、此可見鬼神之無往不在、而體物不遺驗矣、○能使

二字極重、正見他靈處驗字非效驗乃徵驗之驗也天下之人極說得廣、洋洋略斷、此二句正見體物不遺也此是就無所不包中之鬼神、抽出所當祭之鬼神說祭祀處截、要見盛意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

斯義也嘗於詩而有徵矣、詩曰神之來格也既無定時定處之可測度、雖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斁而不敬乎、然則所謂洋洋如在者、其神之格而不可度思者也所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其神之格而不可厭斁者也此可見鬼神之妙、充滿於宇宙之間、故能如此否則安能使人無不祭祭無不敬如此哉、體物不遺可驗矣。引詩只明其可驗意但不可專指祭祀言、末須繳上節意、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不見不聞可謂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顯而不可揜也信乎其為德之盛矣然果何為其然哉亦曰一誠之所為耳鬼神雖無形聲而實有是理陰陽之合實有是合故合則為物之始而不可揜於始者如此也陰陽之散實有是散故散則為物之終而不可揜於終者如此也不然何以微而能顯而為德之盛也哉費隱之意於此可見而道之不可離者從可知矣○不可以微顯平看重顯上誠亦不出乎德之外不可揜正應顯字誠以實理言誠之句總結上幾節非只結此節之意也

大舜孝章旨　首節截首節只言舜孝在德福之兼隆次節言舜以盛德而獲福之必然中二節即天道以明必然之意末節又申言之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

中庸明貴之大也以為夫孝亦難矣若舜也者其殆孝不徒孝而為天下之大孝與何以見之凡有三德六德者皆足以顯親舜則温恭允塞濬哲文明而德為聖人之德焉以聖人為之子使其親為聖人之父所以顯其親者至矣凡為諸侯大夫者皆足以尊親舜則歷數在躬允陟帝位而尊為天子之尊焉以天子為之子使其親為天子之父所以尊其親者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奉者皆足以養親舜則奄有天下任土作貢而有四海之富焉所以養其親者又至矣上而宗廟親之本也則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禁享其祀敬親之所尊者何如也下而子孫親之支也下則有虞思陳胡公之封而子孫世保其業愛親之所親者何如也德福兼隆如此舜之所以為大孝也與。

首句虛、下正言其實也下五句作五乎看、俱要揭得孝字意出、逐句皆大孝之實、非兼五者而後為大孝也作文以德字另講、下尊對富、饗對保、保之作保宗祀說、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夫德福兼隆固舜之所以為大孝矣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有大德、則元后終陟而必得其位也任土作貢而必得其祿也四海謳歌而必得其名也令終有俶而必得其壽也蓋有辭之而不可得者矣。就舜說此與以下雖反覆推以德獲福之理、而大孝意自不可遺、四必字重、大德截、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舜之以德獲福者、非倖致也不觀諸天乎彼天之生物、雖曰無心而成化、亦必因材而篤焉、故物之栽者植本完固、有生道也

則培之焉物之傾者本實先撥有息道也則覆之焉天何心哉然則舜之大德物之栽者也衆福之臻天培之也觀於天之生物而舜之以德獲福宜矣。此與下節俱發明以德獲福必然之意或培或覆蓋在物之材質有能受與不能之殊非天實有心於栽培也下二句不平重栽培説篤焉截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舜之以德獲福又嘗觀之詩矣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憲憲之令德而其德足以宜於在下之民宜於在上之人故受祿于天而奄有於四海保佑命之而申重之不已是祿之申也雖由於天而所以然者實由於君子也觀此則知舜之德固憲憲之令德也則福之致固天命之保佑也夫豈倖得者哉。宜人截上是言

德之美、下是言德福之隆、此亦發明舜獲福必然之意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夫由物理觀之、則舜之大德、固物之栽者也、而天安得不培之也、由人事觀之、則舜之大德、固憲憲之德也、而天安得不申之也、故受天命而為天子、祿位名壽、於焉而攸固、尊富饗保、於焉而畢備、豈非出於必然者哉。承上二節言、就著舜講、夫孝者庸行之常也、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其道之用廣矣、所以然者則隱也、不亦費而隱乎、命題搭上兩節、則上二節對、末節總上意結之、

無憂章旨　三節三事平看、不重相承、總見三聖之事、無非道之所在、費之大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矣、首節言文王之無憂、乃父道子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處常也、次節言武王之纘

緒、乃君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處變也三節言周公之成先德、乃相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制作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天下之事、莫非吾分之所當爲、而聖人欲以一身致之、宜不能無憂也文王何以能無憂也蓋上焉無其人、則將苦於創業之難、下焉無其人、則將病於令緒之失、欲無憂不可得也文王之所遇何如哉、以父則王季焉、以子則武王焉、有是賢父以作之、而所以篤周家之祐者、莫非開仁天下之源、有是聖子以述之、而所以揚先代之烈者、莫非廣仁天下之化、凡其所當爲者、王季先爲之、其所欲爲者、武王代爲之、文王惟觀厥成焉耳、此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王季二句以德言、父作

二句以業言無憂意起繳處見上句盡下四句正言其所以無憂無憂謂之道者蓋文王有父作子述則當無憂有憂非道矣子述勿以伐商言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以武王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而緒猶未成也武王從而繼其緒焉當是時也紂惡未不悛於是應天之命順人之心一戎衣以伐之而有天下焉夫武王之聖本有顯名矣而今以臣伐君宜失此顯名也然人皆知其爲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其身終不失天下之顯名焉以言其尊則四海攸同而尊爲天子以言其富則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富有四海上而宗廟享王祀有以昭配天之業下而

子孫宜君宜王有以衍豐芑之傳此武王之事孰非道之所在乎○首句是繼先業下段是成王業不可以下為纘緒之實纘字只是承守舊業開大意不可於纘字上發之子孫保與上辭不同上只是保其爵土此是保王業也戎衣句不重成功之速上身不失三字有斟酌鄒文莊謂曰身則心猶有歉也曰不失亦險矣哉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以周公之事言之文王以服事殷固未嘗違時而制禮也武王既老而受命亦未及國時而制禮也使文武當周公之時尚在

必將制禮以孝其先而以孝治天下此文武之德意也故周公禮其心而成其未成之德焉成之何如太王王季向特諡列於以侯爵耳然欲尊其親者固武王意亦文王意也公於是尊古公曰太王尊季歷為王季焉王者之名稱而文武之德其成乎組紺以上至后稷向特祀以侯禮耳然欲尊其親者固文武意亦太王王季意也公於是祀后稷於太廟祀羣公於夾室焉推太王王季之意非即所以成文武之德乎然尊祖敬宗者天下之同情禮行於上而不達於下則凡有孝親之心者不得各伸其情則非文武以孝治天下之意而吾之成先德者亦有窮矣於是以上祀之禮天下雖不得而僭也然必因其分而制其禮自天子達於有國之諸侯有家之大夫及有位之士無位之庶人焉且以葬祭之禮言之諸侯以爵土相承庶人以名分自守禮無

隆殺固不必言矣父子皆大夫父子皆士者禮無所異亦不必言矣乃若父爲大夫子爲士則葬用死者之爵使得以安其分祭用生者之祿使得以盡其情也以喪服之禮言之如期之喪由庶人以達於大夫大夫降諸侯絕天子不必言矣親不敵貴也惟夫三年之喪則下自庶人上達於天子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貴不敵親故無貴賤一也夫曰追王曰上祀則有以體先王孝事先人之心子道也曰制禮以及天下則有以體先王孝治天下之心臣道也此正所謂成文武之德也周公之事非道之所在乎夫是道也夫文王爲之前武王承之後至周公而大備焉蓋斯道之大聖人有所不能盡者而責之大可見矣○末受命上須放出文王來在文王武之德截下正詳其實也謂之德者尊祖敬宗人子之德也斯禮也亦承祭祀說達乎諸侯自天

子而達於下也父為八句舉其祭祀之例而以葬禮相形言之不可平重祭上達乎大夫自庶人而達之也達於天子亦然要看註三推字與及字一則推文武之意以及於王迹之所起二則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三則推己以及人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無非體前人之心而已

達孝章旨　孝之至也截首二條是論武周之達孝在於繼述之善然繼述之善在於制為祭祀之禮以通於上下者耳故春秋二節正詳言其所制為祭祀之禮既其節是結其意末節又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也見得非武周不能制此禮也總是詳其善繼善述見其所以為達孝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武周之為孝也事之所創者不失吾常典之所制者永錫爾類

尊吾尊而人皆得以尊其尊也親吾親而人皆得以親其親也在一人則為一人之孝在天下則為天下之孝在千萬世則為千萬世之孝其達孝矣乎。此章亦明貫之大也武王周公有為君為相意達者言其孝之通人心人皆可以自盡者非是天下通稱其孝意此節且虛講舜之孝以全體至極言故曰大此以流通周徧言故曰達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所謂達孝者何如蓋自心之所存謂之志即所以主其事者也思不出位先王之心而武周所處非其時矣何以繼之吾知時有不同而所同者理理之所在先王志之所在也彼則廣因心之孝不惟株守而且變通以繼之不謂之善繼乎行之可見謂之事即所以行其志者也隨遇而安先王之事而武周所處異

其時矣、何以述之、吾知之勢有不同、而所同者理、理之所在、先王事之所在也、彼則廣孝行之心、不惟率由、而且化裁以述之、不謂之善述乎、此其所以為達孝也。此言達孝之實、夫孝者、指武周而言、兩句平說、內有是志、故外有是事、非有二也、然作文須有分別、重兩善字、達孝全在此處、要看得圓活、非必先王有此志事而後為之也、但度先王處此之時、合有此志事、遂因時變通之也、此節雖言上章之事、實起下章之意、註所制祭祀之禮、俱在上章周公成文武之德內了、此詳之耳、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武王之纘緒、周公之成德、固繼述之大者也、然自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當春秋之時、舉祭祀之禮、祖廟先靈之所棲也、則為之脩飾以致其潔、宗器先王之所傳也、則隨所有

而陳之以示其守設其裳衣使神有所依薦其時食使神有所
享武周事祀先之禮其重以周如此○此與下節不必以禮義分
但備言所制祭祀之禮而此節見敬其所尊下節見愛其所親
也亦不可以上下分但就上言而通於下俱繳在後可也四時
皆祭獨舉春秋錯舉以見義也春秋截下四句乎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夫備物致用固先王所以飾禮而其經制之周悉何如哉當祫
祭舉行則子姓咸集其準祖考之次以列左右之位者何為哉
蓋昭穆乃生人之大倫而明倫乃祀法之大典於羣昭而左之
弗使混於穆也於羣穆而右之弗使混於昭也庶乎世次於是
而定矣謂非親之親之義乎時而助祭有諸臣也故列公侯卿大

夫之衆而序其爵者、正以分之貴賤由爵而昭也爵之尊者列之於先而無失其為尊爵之卑者、列之於後而無失其為卑貴貴之義不於是昭乎、時而執事有諸臣也則列宗祝有司之職而序其事者、正以賢之大小由事而見也賢之大者使得顯其位事之能、賢之小者、使得效其一能之美、賢賢之義不於是彰乎、夫爵以序貴矣、於祭畢之時、則旅酬之禮行焉、主欲酬乎賓也、則同姓之子弟為其上以舉觶賓欲酬乎主也、則異姓之子弟、為其上以舉觶、俾無爵之可序者、得因事以彰其榮也非以明幼幼之義哉、夫序事以辨賢矣、於祭畢之後則燕毛之禮行焉、倫之同者、尚之以齒、分之均者、別之以毛、俾無事之可序者、亦得因年以享其尊也非以明老老之義也哉、以此觀之可以知繼述之善矣。○此言所制祭祀之禮義極其周也上是時祭此

是祫祭雖分交神明待羣下須知待臣下不出交神明之中、宗廟句另講、下皆相對、首句以同姓言、序爵以異姓言、序事兼同姓異姓、旅酬句亦然、燕毛是祭畢而異姓皆退之後、同姓燕於在廟之後寢也、序齒者、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亦非混而為序也宗人甚衆、以毛髮别之、取其易辨也、註有事於太廟四句、正貼宗廟之禮、子孫亦以為序、正貼序昭穆、註又用宗廟之次三句在前者、蓋昭穆乃死者之位號、今生者亦以之為序、故先以三句原起、全重在生者看、此以大祫言、故羣廟之子孫咸在也、總意上節乃廟中陳說一定之禮、為先王祖考設者、此節乃禮儀曲盡之妙、為子孫臣庶設者、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夫祭祀之禮、武周所制以通於上下者也、而謂之善繼善述者何哉、亦惟善體先王而不違耳、是故先王之所以對越祖考者有位也、今也以位則天子矣、位雖不同而理同、則踐其所當踐、亦猶夫先王之位焉、先王之所以奉祀祖考者有禮也、今也以禮則用大禘矣、禮雖不同而理同、則行其所當行、亦猶夫先王之禮焉、先王之所以和平祖考者有樂也、今也以樂則用八佾矣、樂雖不同而理同、則奏其所當奏、猶夫先王之樂焉、以至祖考者先王之所尊也、今也祖廟脩而宗器陳焉、衣裳設而時食薦焉、是敬其所尊矣、子孫臣庶先王之所親也、今也親親而貴貴焉、賢賢而幼幼焉、長長焉、是愛其所親矣、若此者皆武周不忍死先王之心也、其眞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善繼善述而爲孝之至也、謂之曰達孝宜哉、○此結上兩節意也、禮樂位俱

就祭言、五其字俱指先王說王侯不同位而謂之踐其位何也
蓋使先王在此時、亦必踐其位者、故曰踐其位、敬其所尊應春
秋節、愛其所親應宗廟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來、孝之至亦承
上來、轉應達孝、自其孝之極至而無以加、則曰至、自其通乎人
心、則曰達、首三句以事言、敬其二句以人言、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然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冬至有事於圜邱以事天惟
天子得以行之夏至有事於方澤以祭地則通上下而行之、斯
禮也蓋以天施地生造化萬物者、其德至大、故用是以事上帝
后土、而昭其生成之報也五年一禘、惟天子得以行之、三月一
嘗、則通上下而行之、斯禮也蓋以祖功宗德、啓佑後人者、其恩

至深、故用是以祀乎其先而昭其發育之報也然是尊尊親親之禮無非繼述中來而其意義之深遠、未易明也有能明燭乎幽隱誠感乎神明、明於郊社之禮、所謂惟仁人為能享帝也明於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享親也則能以此仁而格天者、即能以此仁而育天下以此孝而事先者、即能以此孝而治天下、又何人道之不可明、人心之不可感也其於治國、不猶視諸掌之易乎、夫武周之制禮、意義深遠如此所以為達孝、而莫非道之所在也道之貴也見矣。上條已結盡矣、此條是就制禮中推極而言之重達於治上郊社之禮宗廟之禮且虛說報功在下句、宗廟中入禘嘗無妨、上帝內要補后土、禮屬郊社、義屬禘嘗互見也明字重看、非徒知之而已要說仁人與天為一、孝子與親為一、治國句言能仁孝即能治國、不可以神人幽明依

昂看

問政章旨　此章分二段在知斯三者節截以前是人存不患政不舉以後是政舉必本於人存然人存之本在修身修身之功在求誠通章以身為主○首句分哀公之意在正人孔子之意在正己宜分三段看自文武之政至國家矣是言須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為至一也是備言正人之事又本之正己也自凡事至末是詳言正己之事總是正己正人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看又有三層意脩身不外以智仁勇行達道而已自脩身以道推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已言其實矣未言其詳凡為至末始盡其詳也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此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蓋以終十章之意也、哀公問政、蓋徒欲正人而未知正己者也、夫子乃舉其本而告之曰、政莫善於文武、文武之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紀綱法度、布在方策之間、未嘗不存也、但文武之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出焉、有臣如輔弼文武者以為之輔焉、則致治有本、王道具於天德、推行有基、良法成於美意、而文武之政、不在方而、策在天下矣、若上無是君、下無是臣、則文武之政、徒在方策之陳迹而已、如之何其可行耶。獨舉文武者、以哀公是周人、欲其守祖宗之家法也、方策載、政字泛說、須點出躬行意、人存政舉、以見任法不如任人也、末二句輕、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人存政舉、政固以人而立矣、而人存政舉之易何如、蓋明良

合德人之謂也而其道則敏政焉推之即準動之即化其猶地道之敏樹乎然政之敏果何樹足以擬之耶如蒲盧之易生無俟灌溉之力也○上二句重人說言人易舉乎政下二句重政說言政之易舉然人更說不得人道兼君臣言人道敏政泛說道理夫政也者須指文武之政說敏字不必作兩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夫人道敏政如此以是知人也者政之紀也君人者誠欲為文武之政不能以獨任也惟在於臣得其人焉股肱良而庶事康也然身也者人之則也君人者誠欲得文武之臣亦不必於遠求也而惟在於吾身焉取舍精而邪正辨也然身不可以徒脩必以天下共由之道焉則蕩蕩無偏而大經以正身可得而脩矣道又不可以徒脩必以本心生理之仁焉則肫肫懇切而至

恩以宣道可得而行矣、仁以脩身、是有君也、身以取仁人是有臣也、文武之政、有不舉哉。○故字承上人道敏政來、道即五達道、言律此身於民彝之內也、仁是惻怛慈愛之意、可以聯屬此道者也、須知身也道也仁也乃一時事、故註曰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夫行道固本於仁、而仁身亦有其要、仁也者、非他也、蓋人具乎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仁不外乎人也、夫仁主於愛矣、而親睦隆於一本、惇叙洽於九族、乃其愛之獨隆而不容緩焉者、親親非仁之大乎、夫有仁必有義也、義也者、非他也、蓋分別事理、各有所宜、是即義之所在也、夫義雖主於宜矣、而有師以

隆其啓沃有友以資其切磋乃其所甚宜而不容緩焉者尊賢非義之大乎、然親親必有殺父兄宗族、因分而為厚薄尊賢必有等、而大賢次賢因人而為輕重、若此者、非有所强也蓋其一定之序、品節之而使不流、當然之則、範圍之而使不過、又吾性之禮所生也、體乎仁義而行之以節文脩身之要有在矣、○此承上仁字來、而言其大處、因併及義與禮也、人也宜也皆就用上說得廣、親親賢賢、又就用中之大者言、親親為大、對五達道說、非以民物對也、但此處不可露出耳、親親之心、必由賢者啓沃以輔之、故宜尊之而為義之大也、禮所生、聚闘謂非是禮在性中而生此等殺出來、猶言禮乃發生在此耳、親之尊之其中自有个等殺、不假安排者、等殺處即是禮、夫親親者、盡仁之實也尊賢者、求仁之輔也、而禮又所以達仁之分也、人君能仁其

身則有禮有義而身脩矣何患於人之不得政之不舉哉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也者取人之準也為政之本也身有不脩則權衡既失其本而官使皆失其當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苟不能仁其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矣故思脩身者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苟不能知人則善類孫而義理無以講明親不可得而事矣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苟不知天則本原不徹不惟所以為隆殺者莫知其所從體統不明所以為等級者亦莫知其所自而恩或至於倒施禮或至於泛加矣故思知人以為事親之助者不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

由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脩身之事盡矣、脩身則有君矣、以是而為取人之則、則有臣矣、有君有臣、文武之政有不舉哉、。此申上二節脩身為立政之本、而推其要也、蓋上節不過推其理、此則勉以當盡其功也、首一句分重脩身上、四不可以不字亦重、事親是親親中舉其又重者而言、自事親至知天、皆脩身事也、此節當收拾上二節來講、觀註可見、註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兼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在內、知人是知其賢之大小也、知天、非徒知、乃真知也、以格物窮理講、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上言脩身之要、此詳言脩身之事也、身之脩固以道、而道不止

於親親也天下之達道有五爲道之脩固以仁而德不止於仁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焉五達道何外而君臣有義焉一道也內而父子有仁焉一道也至於昆弟夫婦朋友皆一道也是五者天下古今共由之路非達道乎三達德何自其有覺而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自其無私而言曰仁所以體此道者自其强毅而言曰勇所以强此道者是三者天下古今之所同得非達德乎夫三達德固所以行乎五達道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一本於誠焉知爲實知仁爲實仁勇爲實勇則德誠而道行矣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脩身之事備矣尚何取人之則有未定而文武之政有不擧哉○上三節言脩身之要此備擧脩身之道也達道之道卽上脩身以道而達德之仁卽上脩道以仁而知則仁之始事勇則仁之收功要之總不出脩身

以道脩道以仁二句意所以行之者一此行就達德行達道說五者就自然之倫說勿著力知仁勇亦須就渾成說實有是知仁勇便是誠便是行處獨朋友曰之交者友以交而合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夫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知道率於性者也性德命諸天者也德以知乎道良知本無不知也而氣之所稟則有清而有濁於是有聰明之盡而生知乎達道者焉或致善反之功而學知乎達道者焉或有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思慮困衡而後知乎達道者焉所知雖有蚤暮之不一然及其知之也同歸於一理之貫通而已固不問其孰為生知孰為學知孰為困知也有不一乎德以行乎道良能本無不能也而質之所付賦則有純而有

駁於是有不待習、而安行乎達道者焉、或安有未能、必待利而行乎達道者焉、或不獲所安、未知所利、必待用力矯强、而後行乎達道者焉、所行雖有難易之不一、然及其成功也、同歸於一理之渾合而已、固不問其孰為安行、孰為利行、孰為勉行也、有不一乎、夫入道之異等者、以氣質之異稟也、至道之同歸者、以智仁勇之德同也、達道之所以行達道者如此。此條只詳達德行達道之事也、上言達德之行在於知仁勇、此復有三知三行之說者、見得人之氣稟不同、智仁勇在人亦有三等也、然氣質雖不同、畢竟人性本無不善、所以知行之成功一也、此處講須要重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工、三知三行皆自己知已能者言知以氣之清濁為早暮、行以質之純駁為難易也、分者、知與行各自分為一項也、等者、逐句中各有高下等級也、觀註當重分邊

微由是觀之道之知也不必生知而後知而學知困知者亦可知矣道之行也不必安行而後能行而利行勉行者亦可行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夫達德固行乎達道而未及乎達德者當何如彼於達道無不知者知也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乎達道焉則雖未即為知亦足以破愚而近於知矣由是達道庶乎其可知也於達道無不體者仁也吾未能仁而力行以求體乎達道焉則雖未即為仁亦足以忘私而近於仁矣由是達道庶乎其可體也知仁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恥者勇也吾未能勇恥其知不若人而好學無怠焉恥其仁不若人而力行無替焉將見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不近於勇乎由是達道庶乎其可強也審如是則達德入達道行而身其可脩矣。上言三達德之行五達道

者以成德言也此只就困勉始用工夫時說不然豈又有一等人耶、好字力字知字極重、好學等俱以達道等入講、自其方求以入德之事而言、而未要其成、故曰近、此節蓋為哀公氣稟庸下而發、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三者固入德之事矣、果能知斯三者、而好學力行知恥焉、吾見好學足以近知、力行足以近仁、知恥足以近勇、而達德自是其可進、近知足以知道、近仁足以體道、近勇足以强道、而達道自是其可行、事親知人知天、一以貫之矣、不亦知所以脩身乎、既知所以脩身、則以己觀人、亦此德也、此道也、而人知所以治矣、既知所以治人、則以我觀衆人、皆此德也此道也、而亦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是可見為政者不可以不脩身、而脩身者不可不知所以入德也。此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不必分屬、通節知字只作行字看、脩身內重以德、行道亦要歸重在脩身上、要結得上文為政在脩身之意、看三所以字、見得無非脩身之推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夫達德以行達道、固所以脩其身而治天下國家矣、然自古以來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者也、其目何如、身者萬化之原也、故脩身其先也、賢者、脩身之道所賴以明者也、故尊賢次之、又其次則親親焉、蓋脩身之道莫先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大臣者、賴之論道經邦

者也、當敬之以隆其禮、而信任之必專、羣臣者、賴之分理經無職
者也、當體之以察其心、而思禮之必至、由朝廷以及其國、庶民
者、所當子也、則子之而俾得遂其生、百工者、所當來也、則來之
而俾農末相資、由其國以及天下、有遠人焉、則柔之、統馭有方、
而四方賓旅、各遂其願也、有諸侯焉、則懷之、　而萬
邦羣后、各安其職也、此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者然也。目中
有次序、賢在大臣羣臣之外、非臣之也、兼師友二意說、親親兼
九族、非止是二親也、大臣羣臣、卽前所謂取人者、來者聚之以
作事也、遠人竊切　訓賓旅、賓謂有交禮於國者、旅謂道經於國者、每
句出了、當　下面意講、九件平看、其實歸重在身上、前面許多
說話、爲脩身而說也、後面許多說話、自脩身而推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
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有天下之大道、必有天下之效驗、惟脩身也則道自我立、而可為民表矣、吾能尊賢、則納誨之功深、而疑有所質、不惑於道矣、吾能親親、則恩篤九族、上而諸父、下而昆弟、咸得其歡心、而不我怨矣、經道行於家之效如此、能敬大臣、則信任專一、而聽明有寄、臨大事、斷大謀、皆有所資而不眩矣、能體羣臣、則感恩者事專報主、戴德者志存立功、而士之報禮重矣、經道行於朝廷之效如此、能子庶民、則民心愛戴、有餘力以終事、有餘財以供國、而百姓無不勸矣、來百工、則有無得以相濟、農末得以相資、而財用無不足矣、經道行於國之效如此、柔遠人、則澤之所被者衆、而風之所動者遠、四方之人有不歸焉者乎、懷諸侯、則德

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及者廣、天下諸侯有不畏焉者乎、經道
行於天下之效如此、何莫非脩身以為之本歟、九經行而自有
其效、為君者亦何憚而不行乎、○脩身等輕、重道立等上、不惑
以君心言、是先事而講明其理也、不眩以君政言、是臨事而區
畫其宜也、財用、財之用也、百工做出器具皆謂之財、財皆資於
日用、天下之旅、則賓在其中矣、德靠懷字、威靠畏字、未言事而
先言效、亦欲動哀公之意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
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
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
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

侯也

夫有天下之大效驗者、必有天下之大事功、九經之中、固有所謂脩身矣、而身奚以脩乎、心者身之主、必齊明以為德焉、服者身之章、必盛服以為容焉、非禮者身之累、必視聽言動勿以非禮動焉、則内外交養、動静不違、達德入而達道行、所以脩吾身也、君能盡之、而道立之效可致矣、賢何自而尊也、蓋任讒邪則用賢不專、狥貨色則好賢不篤、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純心乎上下之效[交]啟沃盡師友之誠、所以為勸賢之道也、君能盡之、而不惑之效可致矣、親何由而勸也、蓋恩有所靳、情有所壅、則親者離、故必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富]也、而尊位重祿以隆其恩、所欲與聚也、所惡勿施也、而同其好惡以協其願、所以勸親親之道也、君能盡之、而不怨之效可致矣、大臣不當

親細事、充其官屬之盛、給其使令之役、則多事不擾、而得盡其以道事君之職、所以勸大臣之道也、君而能是、則不眩之效不可得乎、士之所賴於上者、必有在也、以心體之、而待之忠信以盡其誠、養之厚祿以恤其私、是所以勸士也、君而能是、不可以獲報禮之效乎、人情莫不欲逸、則力役之征以其時、而不盡人之力、人情莫不欲富、則惟正之斂、從其薄、而不盡人之財、是所以勸百姓也、而百姓勸之效得矣、日有所省、月有所試、而課功之典行、程其功能、上下其食、而賞功之典明、則勤者益篤成事之志、無淫巧也、情者亦懷怠事之恐、無偷慢也、是所以勸百工也、而財用足之效可得矣、往則授符節以送之、來則豐委積以迎之、善而願留於國者、則因能授職、嘉之使得展其才、不能而不願留於國者、則順而使去、亦矜之而不强其不欲、則撫之者

厚、體之者周非所以柔遠人乎、君於此加之意吾見四方歸之
矣、無後者續之、亡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
小相恤、朝聘以時而不竭其力、厚往薄來而不匱其財、斯有以
堅其藩翰之志、非所以懷諸侯乎、君於此加之意、吾見天下畏
之矣、九經之事蓋如此、則君欲收其效盡於此而先盡之乎。
此告以用力處、前言脩身以道、而此以齊明盛服為脩身者、蓋
內外動靜交養、則道乃可脩也、齊明盛服、雖有內外、總是靜、非
禮句指動言、去讒遠色賤貨、皆所以為貴德之地者、故加一而
字、蓋不分心於彼、則能純心於此也、尊位二句、以爵祿好惡平
講、勸親親是勸親來親我、官盛句不以細務勞之也、此是優待
大臣、蓋專以決疑斷事資之也、士者、羣臣之總稱、省試所以程
能、廩事所以賞功也、絕世、有國無子孫者、取旁支續之、廢國、有

人而無國者、復對建之治亂使上下相安以臣民言也持危使大小相恤、指鄰國言也此節雖是說九經之事、而九箇所以字內、則包效說意方完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如此、而所以行之者道豈多乎哉、亦在於一誠而已、本無妄之心、以為推行之本、合九經言之無一經之不誠也、析九經觀之無一事之不誠也然後推之無不準行之無不利矣、不然、其何以行之哉、此九經之寔也。此約言九經而歸於誠也、重下句、行字指行九經說、註一有不誠是萬一之謂、與或字同、非一件不誠、則九者皆不誠之謂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以達德而行達道、以九經而爲天下國家、固皆本於誠矣、然豈襲取可得哉、蓋宰天下之事者存於誠、立天下之誠者存乎豫、故凡道德九經之屬、若能先立乎誠、則道可凝、德可據、而九經莫非實事、事斯立矣、苟不能先立乎誠、則凡事以無本而廢矣、誠其可以不豫乎、如言焉而先定乎誠、則心之安者、其辭重以舒、內之平者、其言平以達、而言以之不跲矣、事焉[而]而先定乎誠、則慮善以動、推[而之]則準、達[相機以赴而達之]則順、而事以之不困矣、行焉而先定乎誠、則舉動合天理之正、施為即人心之安、反之於心而不疚矣、道焉而前[先]定乎誠、則資深有逢源之用、淵泉沛時出之機、取之於心而不窮矣、凡事之不可不豫如此。此是總承上文而推言誠之當豫也、此節乃是一意、言事行道、皆在凡事中、但未可露出耳、發之於口為言、行之於身為行、見之施為為事、道字包得

甚廣、不跲等字卽立字、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夫誠之所以當素定者何哉、當自在下位者推之矣、彼君子之在下位、上有君、下有民、內有親、外有友、其感通之機則係於吾身也、故在下位、欲治乎民者、其道在豫有以獲乎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獲上又非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豫有以信乎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然信友又非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豫有以順乎親、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然順親又非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豫有以誠其身、反身不誠、

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非可以襲取强為也其道在豫有以明乎善苟察識未精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未能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善惡不免於混淆好惡每病於自欺不誠乎身矣夫自下位推之其事皆出於素定如此然則吾君在上位者也其事可不本於誠之素定乎○此條指在下位者言之以推素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也只重在推言素定之意重在誠身上誠身是素定也不重不獲乎上等句不獲乎上則非素定矣餘做此所存所發指心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省察時也善字乃人心之善註以人心置於天命上可見本然即至善之所在也此節只是推言所當豫意不必泥定誠字句句以誠貫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夫誠固貴乎素定矣而其所以當先立乎誠者何也盖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眞實無妄所謂誠也誠者非有待於人也純一無僞乃天之畀於我者本如是耳屬於人而實純乎天夫固為天之道矣其未能眞實無妄而復之於無妄也有誠之者焉誠之者非無與於天也著誠去僞乃功之盡於人者當如是耳是付於天而實待於人不為人之道乎誠者之為天道何如於道也不勉而自中焉不思而自得焉盖誠應而妙無待執也誠精而明無瑕擇也其諸從容中道之聖人乎而天道斯其全矣誠之者之為人道何如於善也始而擇之精焉既而守之一焉盖以思而學聖人之不思也以勉而學聖人之不勉也其諸擇善固執之賢人乎而人道斯其全矣人將由聖以達天也

而可不有以盡人之力也哉○此承上誠字而論誠本於天人當有以體之也重誠之一邊誠者是自然誠之者是勉然從從容貼不思不勉中道貼而中而得擇善者不使人欲或混於天理也固執者不使天理或奪於人欲也者字兼學利困勉等人誠者天之道原賦稟之初就人身上說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然誠者之德一以貫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夫誠之之事其目有五誠之之人其等有二(而其功則盡人而皆可致也)自學知利行者言之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盡師友之詳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繹其精微之蘊愼思而不失諸泛焉既思矣然後有可辨也必窮其纖悉之故明辨而不失諸粗焉由是以學問思辨之得於己者篤行以踐之

本諸心以體之身務使善皆集於我而後已焉夫學問思辨則有以先明諸心而所以力行者有其地矣篤行則有以體諸身而所以學問思辨者有其終矣此學知利行者擇善固執以盡求誠之功者也○此是學知利行者擇善固執之事也五句知行並進有節次而無先後之字皆指理言俱以天道人道貫亦可辨是辨別於己不惟辨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至於天與理處辨之極纖毫之精方是明辨審問者不粗疎也學而又問此取於人者詳也思而又辨此求於心者精也此四句所以擇善也篤行承上來是固執其善也總之無非求誠之功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以困知勉行者言之〔夫〕擇之於學問、欲其必能且知也、擇〔而〕之於思辨、欲其必得且明也、苟有不至〔則〕心無窮而功亦無窮也、〔擇而〕得之於學問、〔欲其〕執而行之也、得〔擇而〕之於思辨、〔欲其〕執而體之也、苟有弗篤心無盡而功亦無盡矣、志期於上達、而不知在人者之為逸、心切於有為、而不知在己者之為勞、〔故〕人〔或〕之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矣、已則倍其功於百、何也、已之百、正所以進於人之一者也、人〔或〕以十而能之矣、已則倍其功於千、何也、已之千、正所以進於人之十者也、〔夫學問思辨知之事篤行仁之事而至於弗措而百倍其功者非剛勇之事〕立志之堅用功之銳如此、此困知勉行之事也、是可以觀勇矣〔乎〕。第五段分上是立志之堅、下是用功之極、志堅故其功倍也、註故字不可脫、二能字無知行、人一人十只作一人說、曰百曰千、特狀用功之勤如此、非真有是事也、全節不必以立志用功分對、百倍其功、即在為則必要其成上看出、謂之曰為則已

著用功上了、不必更添立志更詳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夫天下有不齊之分、而無不一之理、故凡學知者果能從事於學問思辨之功、困知者又百倍其功以擇夫善矣利行者果能從事於篤行之功勉行者又百倍其功以執夫善矣吾知雖愚而不足於明者、睿知自起於察識之餘、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況於始之未愚者、有不明乎、雖柔而不足於强者、德惟自足於持循之後、與不勉而中者同歸矣、况乎始之未柔者有不强乎、明也者、智也、强也者仁也、勇即在其中者也、誠之之效一至於此、夫是之謂至於成功一也、可見學之有益於人、而凡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為立政之本乎、○此總承上二節而言也、意還重困知勉行上、此道只是擇善固執之事、此句只是遏文

耳、非至此方勉也、愚以氣言屬知、柔以質言屬行、大抵此節重效上、兩必字要繳出勇在其中意、明字强字、即誠也、

中庸意上卷終